

清雅深幽开奇境

作为海上画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，丁一鸣的笔下，无论是墨色纷披的山水画，还是融情于境的人物画，乃至一花一鸟，无不透着属于自我的强烈个性与精神面貌，大笔挥洒，水墨淋漓，令人沉醉。

□ 撰稿 | 胥 韬

深谷幽壑，悬崖绝壁，奇峰异石，碧松红窗，曲溪古桥，流霞清露，野草闲花，杂枝片叶，伴随着云絮四合，舟楫往来，林影婆娑，泉咏蛙鸣，鸡啼鸟语，老屋炊香，耆翁痴弈……显示出清雅高华的无穷意境。这就是上海书画院执行院长、著名画家丁一鸣的作品。作为海上画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，丁一鸣的笔下，无论是墨色纷披的山水画，还是融情于境的人物画，乃至一花一鸟，无不透着属于自我的强烈个性与精神面貌，大笔挥洒，水墨淋漓，令人沉醉。



丁一鸣《林泉清韵》。

早年，丁一鸣笃志绘画，练就了扎实的笔墨功夫，但他骨子里充满了创新和开拓的激情，这或许与他多年的军旅生涯有关，多年海军部队里的历练促使他求新求变，力求把深邃的内心世界用图像符号表现出来，努力探索并把握时代的脉搏，奋然前行，汲古出新。几十年来，他的创作作品《海角》曾入选全国首届中国画展，《净》入选全国首届山水画展，《龙骨》获全国建军70周年美展优秀作品奖等，作品《幽居图》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……这些主题性的创作无不有着深刻的生活体验和精整的刻画描绘，也成就了丁一鸣在画坛的名气。

近年来，丁一鸣以传统文化为修养基础，以现代精神为绘画宗旨，逐渐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耕耘方式和笔墨语言，特别是他的山水画作品，着实令人震撼，在苍润、雄浑的水墨画面里，许多物象充满了洁净而又蕴涵着朦胧，在他的画里，峰影、峦影、树影、竹影、篱影、雁影、亭影、舟影、人影……无不充盈着外张魅力，墨晕、线条、色彩，在轻薄的宣纸上互相撞击，融合，对比，生发，却又使画面多了一份灵动，一份妩媚，一份淡雅。

丁一鸣认为，成功的作品是一个画家对自然表象的心理体验结果，语言和图式只不过是画家情感上的具体表现，所以他觉得从自然界得到的一些感悟对自己作品表现是至关重要的。而所谓的“感悟”，就是有丰富的内涵堆积而成，“创新”必须在“感悟”的基础上产生灵感，并不是刻意画得与众不同、哗众取宠就是创新，还需要画家有很强的对社会、自然的敏感性。那么，笔底表露出来的不是单纯的写物、写景、写真，而是画家的思想与艺术结合后的再创，结果必然就是“与众不同”了。

因此，尽管丁一鸣走的是中国画写意一路，但在“写”字的基础上，他刻意追求的是“得意忘形”，重点在“意”字上下功夫，因此他的绘画总是用笔蓄饱水墨，然后大胆落笔，在宣纸上形成自然晕化，产生特有的肌理，然后再细心收拾，用枯笔、焦墨去刻画人物、山水或花鸟的精微之处，使画面产生老成凝练、豪迈磊落的气势，又有鲜明的时代烙印。

生活中的丁一鸣，给人印象永远是热情好客，人缘好，有求必应。在纷繁复杂的画坛，聊起他几乎都有口皆碑，他为人坦诚、谦虚、踏实，又有与人为善，乐于助人之品德，更是他做人的原则。潘天寿先生在谈艺录中云：“画事须有高尚之品德，宏远之抱负，超然之卓识，厚重渊博之学问，广阔深入之生活，然后能登峰造极。”可以说，丁一鸣无论是绘画创作还是为人处世，正是遵循老一辈艺术家的谆谆教导和沿着传统辉煌，逐渐走向属于自己的大格局，大气派的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在画室“墨可斋”里，丁一鸣甘当隐者，醉心笔墨，体味着艺术的原汁原味，海上繁华萦绕身旁，却未曾越门而入。■

信息

波普图像—— 安迪·沃霍尔的1962-1987

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用这场展览迎接新的一年，向观众展现安迪·沃霍尔是如何将消费的、日常的变为艺术的，包括《奶牛》系列，最著名的《玛丽莲》系列等，呈现其浮华而激进的波普时代。其中的《奶牛》创作背景是沃霍尔上世纪60年代时认为自己已经才思枯竭，并被画廊建议创作母性的题材。